

丙、選舉票隨二月份「友聲」分發，並定二月二十八日爲接受選舉票限期。

丁、公推凌鴻助同學監票。

二、本屆年會應如何籌備案：

甲、本屆年會援例仍在四月八日校慶日舉行。

乙、年會地點仍借用鐵路局大禮堂。

丙、年會節目，經費，及紀念品等，均授權年會籌備委員會決定辦理。

丁、推歐福松、陳樹曦、王洸、錢益、呂偉彥、唐鏡文、徐修惠、葉佩蘭、胡家鈺、夏世模、何讓、陳樹人、費驊、江雲鈞、杜銘滬、符承禮、許俊等十七人爲年會籌備委員，並推王洸同學爲召集人。

臨時動議：

王洸同學提議：准狄吾武先生通知中央研究院擬於每年吳稚老誕辰日與本會聯合舉辦學術講演，並由母校同學在學術界

老，是否同意，請公決案。

議決：原則同意，推凌鴻助同學與中央研究院商談詳細辦法

〔附〕：承狄先生惠贈本會

「蔡元培先生致吳稚老原函」製版刊登下期「友聲」月刊。

散會：

天涯海角憶同齋

孫金聲

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民國卅三年尾，想着不如此到母院老同學那裡去過年，比較有趣好玩，所以便由安順搭西南公路局車到貴陽，到貴陽後已經晚飯時光，社會服務處宿舍已滿，爲了想第二天便於乘車所以就不進城，在西門外一家小旅社落店，當時天氣甚寒，晚飯後納頭便睡，一天車行顛簸，倒到床上就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定睛一看，原來是老同學朱和瑩君，朱君爲我中學校友，我在初三時他已高一，他高中畢業後爲了戰事關係，歇學三年，所以他民卅年再進唐院常新館

人兒(Junior)了，但是他認低，老說他穿學生裝時，我還是個童子軍。此次我回母院，本來也要去找他叙叙舊，他既然先來看我，我當然起身招呼他，那知他一經寒暄，就說「我要走了」！沒待我回話，逕自出門而去，我心中十分納罕，他的行蹤爲何變得如此奇異？正納悶間，忽然驚醒，四顧寂然！看看時鐘，正是子夜，隣室灯火甚明，客人尙未就寢，當時我以爲日有所思，乃夜有所夢。

第二天凌晨即起，盥洗竣事就進城早餐，餐畢返至西門口，正有一輛資委會的車子將要啓程，

乃上前接話，講安「黃魚」價錢，就回店取手提包，不多一刻，車即開行，那天天氣甚好，仍見枝上堅冰瓏玲，山頭積雪未解，寒風澈骨，黃魚客人僅三條，陌生異常，互不搭話，所幸車行順速，由貴陽至馬場坪凡一百十五公里，三小時即達，午飯後因氣候奇寒，故不坐滑竿，改僱一人提行李，自己徒步向平越進發。才到南門口，就遇到同學一批，相見甚歡，因倪君志鏘之堅邀，就和其他諸人分別，直奔倪君住所，

晚飯時，倪君特邀數友作陪，在廣東飯店小敘，鬧到很晚才又回倪君宿舍休息，臨上床時，倪君突然問我：「可知道朱和瑩之事？」我因為一天忙碌，早把昨晚夢境中事忘的乾乾淨淨，經他一問，頓覺奇怪，便回他說：「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倪君變得很傷感地說：「朱君昨日黃昏，正圍爐看書，忽然暈倒，急請校醫診治不及，當夜仙逝，……還不知是甚麼病。現在校方定於明天開會追悼。」我聞後不勝驚訝，計算

起來，我在貴陽旅店夢見朱君之時，正是他脫離塵世，奔赴天國途中，想是他顧念舊情，順道向我這位既是中學又是大學的同學告別一聲，至翌晨車行順速，當天即到平城，顯又是他安排，我雖然未能和他見最後一面，但能親視他的遺軀入棺，靈輓歸葬，於願足矣。

事隔十年，所謂天者誠難測，

母校體育勳獎史片段

陳汝關

母校老校長唐公文治對於體育十分重視，所以鼓勵之者揣摩心理無微不至，在筆者就讀期間，校名爲「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英名爲「Governmen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G.I.T.」，校中因備有五種不同型之T字，製以黃色厚呢，（母校校色爲藍與黃）分別獎給各種體育運動之優秀人物，並附以英文證書，證明其爲某種運動之傑出者，其取得之條件甚爲嚴格，約爲

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懷念朱君，情長紙短，欲話西窗，其可得耶？

同學情深，死後尙須一叙，況我輩未死者，能不常相叙首？願諸學長早惜生前，毋遺恨於死後。
鏡文謹啓

必須會代表母校出席東方六大學某項錦標比賽三年以上，而球類更須每年出場重要比賽半數以上，並曾參加決賽者，計分爲田徑、足球、籃球、網球、棒球五種，字型如下：

田徑 T、足球 T、籃球 T、
網球 T、棒球 T、

筆者會得籃球T字，田徑與足球雖亦會代表出席各項比賽，